

從外交官到退休「畫家」

延 靜

我面前放着一本《烏嫩畫集》，是一位女性職業外交官退休後二十年從學畫到作畫汗水的結晶。我一頁一頁地欣賞着從幾百幅作品中選出的一百一十八幅作品，深深為她的勤奮和頑強所打動。

烏嫩，曾用名李素蘭，蒙古族，雖不是著名畫家，但她學畫、作畫的勤奮和頑強卻十分感人。她會與我在外交部亞洲司一個處工作，她負責對蒙古事務，我負責朝鮮半島事務，相處幾十年。當然，期間，我出國到平壤中國大使館工作，她到烏蘭巴托中國大使館工作，也分開過幾年。

烏嫩的先生張德麟，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派往蒙古學習蒙文的留學生，畢業後到使館工作，從隨員做起，直做到中國駐蒙古大使。烏嫩雖是蒙古族，但生在北京，長在北京，並不會蒙古語。在學習外語過程中，她與先生相識、相知、相愛，終結為秦晉之好。

烏嫩退休後，選擇了老年大學書畫班，開始學習大寫意，身心投入，而且一發不可收，竟畫了二十年。在繪畫的同時，她收集了大量畫集、圖片、剪報、照片等資料和專業書籍，借鑒古今名家的繪畫技巧，尤其學習國畫大師吳昌碩和齊白石的畫風風格，以提高自己的藝術。她畫每一幅畫，都經過嚴謹的構思、設計、畫製草圖，之後才動筆正式作畫，有的作品幾易其稿。

烏嫩原來身體不錯，開始畫畫時，她能站立幾個小時，堅持學習。也就是這幾年，為她繪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約十年後，她的腰腿病發作，行動開始不便，可她仍站立個把小時作畫。不過越往後越困難，後來腰腿病加重，她逐漸不能外出，靠助步器在室內活動，但她強忍疼痛，堅持繪畫沒有停止。我們曾幾次去看望她，儘管她坐在輪椅上和我們聊天，臉上仍然帶着燦爛的笑容。

出一本畫集，是她長期的心願。倒不是因為作品有多好，主要是為退休二十年留個紀念。她的這個心願，女兒和女婿十分理解，並為其實現作出很大努力。女兒為畫集作了精心的設計並負責統籌，女婿負責攝影，一百多幅作品，一張一張拍照片，十分認真精心。在他們的幫助下，她出畫集的夙願終於變成了現實。

正如她的先生張德麟為畫集作序中所說，「掩卷思之，感懷有三：認真堅持，勤學苦練，執著到底」，是她成功的要因，也反映了她「珍惜生命，熱愛生活」的高尚品德。

近日我們去看望烏嫩，她因下床時不慎跌落骨裂，正臥床休息。她把畫冊送給我們，並堅定地說，待她痊愈後將繼續作畫。我們接過畫集，深知其分量，不能不佩服她的執著和頑強精神。

世界之大 在地圖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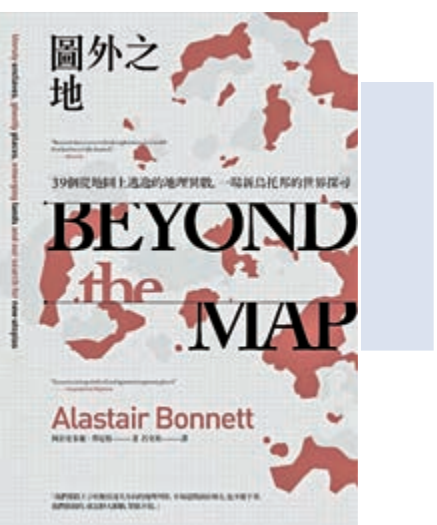
楊田田

我在春節假期閱讀了英國紐卡素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社會地理學教授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所著作的《圖外之地》（Beyond the Map）。這本書介紹了二十九個頗有特色的地方，例如「上升的島嶼」、「邦代海灘的線牆」、「撒哈拉沙牆」等，探究其地理屬性和人文屬性。

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個感覺是世界之大，遠在地圖外。雖然我也算是個地理愛好者，但本書中談及的許多地方我都聞所未聞，即使通過Google Map，書中提到的部分地方資訊仍相當有限。例如，有因為海平面上升而徹底消失的天橋，被作者譽為英國與荷蘭之間的海中龐貝城——多格蘭（Doggerland），還有因為地質運動在波斯尼亞灣新生成的島嶼（Bothnia's Rising Islands）。還有基於宗教原因而形成的概念上的邊界——邦代海灘的線牆（The Eruv at Bondi Beach）。無論新生成的陸地還是已有的陸地，大多因為帶有經濟利益而受到各方爭奪。例如有關「美國本土外小島嶼」的一篇提到，美國一八五六年《烏糞島嶼法》（Guano Island Acts）鼓勵美國公民在無人、無政府管轄的島嶼宣稱美國主權，目的是為了爭取從海岸線延伸出的經濟領域。但一旦陸地環境因各種原因受到破壞（大多數是環境破壞），它們即被拋棄或荒廢。

我的第二個感覺是作者涉獵之廣。作者對地理的定義範疇，遠不止陸地。他的視角是三維的，從陸地上方的天橋、到下方的深海探索，都在他的研究範圍。作者還嘗試探討地緣政治、社會心理及政府的規模與形態。比如他研究伊斯蘭國的形成、烏克蘭境內的飛地——「新俄羅斯」、到底是不是國家的馬耳他騎士團，對比極富有的加州隱山和萬那薩穆拉貧民窟……誠然，在這些議題上，作者有不少獨特的分析，但有時也顯示出他的偏頗與不足。例如，他稱在海南省榆林的海軍基地為中國秘密發展的龐然大物，其實榆林早已存在，只是作者不知道。又如，他批評中國在南沙群島發展「充滿野心」。對此我是不贊同的。中國發展自身領土不應受到指責。

這本書還啟發我對當下一些事件的思考，例如如果特朗普修成美墨邊境，是否會因地緣隔閡帶來世代的文化隔閡？又如在快速發展的社會，拾荒者群體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麼？總之，這本書提醒我，即使忙碌，也要保持對世界的關注。通過閱讀和到處走走，了解這個世界的多元性，也反思自己的固有觀念是否存在偏頗和不足。



►《圖外之地》探究三十九個頗有特色的地方 資料圖片



柏林漫言

這一期的德語課快要結束了，德語老師熱情地邀請我們在學校搞一次簡單的聚餐。學校的休息廳有個小廚房，鍋碗瓢盆烤箱微波爐電磁爐樣樣具備，於是，最後一堂德語課便成了一群人的烹飪課。

幾個人分頭行動，去肉店買肉，去超市買菜，去酒行買酒。我和美國同學莫妮卡負責去樓下的超市買菜，出門前老師看了看手上的菜單，用筆勾了四個菜：土豆沙拉、土豆烤盤、煎土豆餅和土豆濃湯。

「看起來我們至少要買五公斤土豆。」我認真地說，「現在我知道為什麼超市總是有大袋裝的土豆——德國菜大部分都離不開土豆！」

「你說對了一半，我們是要買很多土豆，但不是一大袋，而是不同的

三袋。」老師給了我們一個神秘的眼神，「選土豆，在德國可是很講究的事情。」

接下來的五分鐘，便成了老師的「土豆購買講座」。

原來，在德國，售賣的土豆會詳細地標註產地和類別。產地大多來自比如說西班牙、希臘、以色列等相對溫暖的國家。土豆的類別主要是按照其澱粉含量來區分，原因是不同澱粉含量的土豆，用途和烹飪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低澱粉含量的土豆會在煮熟以後依然保持原狀不會散掉，所以適合做成土豆沙拉；高澱粉含量的土豆煮熟以後很容易壓碎做成土豆泥或者熬湯；而不太講究的德國家庭會買上一大包澱粉含量中等的放在家裏，湊合應付各種做法。

於是，老師交代了：兩公斤低澱粉含量的紅皮小土豆、一公斤中澱粉

含量的黃皮土豆和一公斤高澱粉含量的淺黃皮土豆。三種土豆買回來，我們按照老師的吩咐，分別拿三個鍋煮熟。

用時最短的是紅皮小土豆，煮熟後也略微有點脆，老師說這樣「脆」的感覺最適合沙拉。我們用了一半的紅皮小土豆切成大塊兒，拌上蛋黃醬、小洋蔥、一點白醋、胡椒和黃芥末醬，便是最簡單的配菜了。另一半紅皮小土豆切成片兒放在烤盤裏，撒上芝士，放進烤箱。

我們再把中澱粉土豆撈起來，去皮，切成丁兒，拌上由麵粉、蘇打粉、洋蔥粒、橄欖油、雞蛋、鹽和胡椒混合的麵漿，再拿鍋燒熱油，用勺把土豆麵糊一勺一勺放進去，麵糊散開，便成了一個一個的土豆煎餅。

老師在另一邊已經把土豆濃湯的調料配好，這邊的大土豆已經煮得很軟了。我們把幾個大土豆撈起來，去

皮，放到一個大盤子裏，老師像變魔術一樣拿出一個專門壓土豆的廚具輕輕一壓，整個土豆均勻地散開，粉碎在盤子裏，再多壓幾下便全部成了粉泥。

「如果要吃土豆泥，就在這裏加點黃油和肉醬汁就可以了。」老師把整盤土豆泥放進到已經燒開的湯裏，「只是我們今天吃的是土豆湯，裏面加了培根和蔥花，和一點芝士，是不是香極了！」

「不愧是土豆國哈哈！」美國同學莫妮卡一邊抱着裝土豆沙拉的大盆一邊笑咪咪地說。

「哈哈！我們就是一個土豆王國，而且我們很是為此驕傲。德國歷史上，我們很多次都是靠吃土豆和種土豆度過了戰爭和災害，土豆一次又一次地幫我們化解了危機。」

所以，這個民族，就像土豆一樣樸實無華，卻充滿了力量。

宮苑兩千載

黃海禺



▲南越王宮博物館印證了廣州二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 資料圖片

人工曲渠，渠中發現大量龜鱉魚類遺骸，可以想見當年南越王修建的御花園是如何小橋流水、草木萋萋。這是全球罕見的二千多年前的園林遺址，這在歷史悠久的中原和關中都沒有太多發現。在曲渠的東南角，是一個半月形的水池，池中有幾根立柱、一塊石壁的遺存，顯然池上原有一觀景建築，是亭台還是樓閣，已經無從得知。遺址上方已經修建了挑高超過四米高的建築來覆蓋保護遺址，有意思的是，博物館館方在遺址正上方的樓頂修建了完全復原此御花園的一露天花園，曲渠、流水、小橋、草木、亭台一一按照遺址的尺寸設計來重新復原，除了亭台是發揮了一些想像力修建，其他可謂是盡量還原出來，遊客可以有幸一遊「御花園」。另外，此御花園遺址緊靠廣州繁華的主幹道中山四路，車水馬龍，在世紀之初遺址剛挖掘出來時，曾因滲水和震動等原因，考古學家和館方決定將遺址回填，以免遭到破壞變護，後來幾經研究、規劃、技術維護，才重新挖掘，展示在公眾面前。為了建起這個博物館和保護文物，當局本打算將御花園兩側的中山

四路騎樓拆除，但引起廣州各界輿論爭議：二三十年代建起來的接近百年歷史的民國七樓，是不是必須為二千多年歷史的古蹟讓步？最後當局決定採取折中方案，不完全拆除騎樓，將騎樓由原來約十二米的進深，截短三至四米，剩只有八米左右進深，完整保留面向中山四路的立面。騎樓也計劃改做陳列展示用途。最後現在的結果是，騎樓只剩下進深三米不足，原居民已經全部遷出多年，騎樓一樓以上已經完全沒有樓梯可以達至，不通水電，位處繁華地段、長達一百米的騎樓常年空置，已經變成了中山四路上一段半死不活的騎樓「標本」，當中孰功孰過，已難以說清。

走過了花園遺址，是一片南越國宮殿的遺址，實際上當年挖掘出來的宮殿的遺構，大部分已經回填，保留一部分作為樣本展示給公眾。走進這部分遺址，可以看到二千多年前南越國宮殿、一千多年前南漢國宮殿的地面（南漢國為唐朝與宋朝之間五代十國時期以兩廣為領地的割據）。當你看到南漢國宮殿中以蝴蝶與牡丹組成方形圖案的地磚，會感嘆當年宮殿的精緻華美；

當你看到高達兩米的土柱展示的逐代層疊起來的歷代地層，會感慨從二千二百多年前至今日二十一世紀的滄海桑田。換句話說，今天這個地方的地層已經比二千二百多年前高了兩米多，而這個過程中廣州城中心最繁華的地方還是在這裏，可謂舉世罕見。

而後可以進入博物館特設的陳列館，一進去就會看到地板上一行一行隸書大字，遊客從民國、明清，一步一步走向元、宋、五代十國、唐、隋、南朝、晉、三國、漢、南越、秦等各個朝代，由文物引領，領略廣州二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陳列當中，先是分類展示遺址中挖掘出來的南越、南漢各朝的文物，從不同形制、風格的瓦片、瓦當，到柱礎、地磚、水渠，以及各類建築構件的製作方法，乃至建築的整體復原模型，可謂巨細無遺。此展可謂一掃大眾以為嶺南大地自古是蠻荒落後之地的刻板印象，感嘆二千多年前的嶺南先民就已經擁有如此燦爛的建造技術與物質生活。另一個陳列館則以「廣州建城史」為主題，介紹歷代廣州城市建設的歷史進程，從唐代擴展番禺，到宋代擴建東城西城，再到明代打通三城，建成北達越秀山、南至珠江邊的城牆，乃至擴建南邊新城，廣州的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歷代新建的城牆不斷把城外新發展出來的商業區納入到城牆的保護之內。而南越王宮博物館所在的這個地塊，歷代也是廣州最核心的地段，歷代重要的官衙和宮殿皆坐落於此，到日軍進佔的淪陷時期，日軍還在此地建立了他們最看重的「神社」建築，在老照片中仍能看到日本人建起來的「鳥居」建築。

二千二百多年歷史的廣州，歷史在這個大都會中層層累積，值得我們慢慢挖掘。如果要開始探索這座古城，從這個原點開始最合適不過了。

古都

李憶若

他所描寫的西安，不過是幾個「無行文人」在「勾引良家婦女」。而那幾個被勾引的婦女，沒素質，卻充滿欲望，很可憐。她們的搔首弄姿根本不足瞻觀。只能說《廢都》是一部欲望蓋過一切的小說，非但沒靈魂，連一點血肉也沒有——《廢都》是賈氏強拗的瓜。

賈平凹是山民，土地是他的根本。土地的內涵之於賈平凹，簡單來說，是「鄉音未改」。他後來的《秦腔》，土地是核心，寫的是「變化中的鄉土中國所面臨的矛盾、迷茫」並「作了充分赤子情懷的記述和解讀」。因此他獲得了二〇〇八年的茅盾文學獎，而後又獲香港「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

在《廢都》之前，讀他的小說，感受最深的也正是他的赤子之情。還有的是對商州的那份歸屬感。那時期的賈平凹總說自己是一個山民，就只能寫山民的故事。他所寫過

的山民故事，尤其是人物，只要是我看過的都會記得，比如天狗，比如金狗，這些叫狗的人都是善良的山民，還有小水，我怎忘了？當然，他還寫過一條河，就是《浮躁》裏的州河。他說這是全中國最浮躁的一條河。

而對陝西人來說，除了兵馬俑，除了那許許多多的文物古蹟，還有一個賈平凹，這個人是全中國獲獎最多的作家，是陝西人的驕傲。最近有出版社以函索的形式出版他的三部小說，用三十年來解讀他的三十多年寫作經歷；《浮躁》代表八十年代，《廢都》代表九十年代，《秦腔》代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我第二次到西安，是從西安去洛陽。再回到西安，同行的遊伴都先行離去，我自己留下。一整天不過是看了碑林，再到大雁塔去轉幾圈，又回到市中心，坐在廣場的石階上望着相隔一條大道的鐘樓和鼓樓，想到的卻

是晨鐘暮鼓的作用和出處：「朝鐘暮鼓不到耳。明月孤雲長掛情」什麼的。這樣逛長安城，真的是夠閒散的了。然後無端想起那年與賈平凹失之交臂是什麼原因？是我沒給個確定的日期，我到時他剛上火車到洛陽看牡丹去。看牡丹？牡丹那麼妖嬈，也太富貴了，與賈平凹這個山民不相襯吧。那是我當年的想法。

次日中午我搭上去西寧的火車，從西寧轉車去青海湖。途中經過日月山，唐朝的文城公主在這裏踏上漫漫長路遠嫁西藏。而西安是我的歌腳偶，既是歌腳，就不會有久留之意。偶爾想起西安，就有很多原因，比如看一本書，不一定是賈平凹的。陝西是個文學重鎮，一流作家多的是，中國最高榮譽的茅盾文學獎，有三次落在陝西。就說不久前吧，西安作家穆濟剛憑一部散文《先前的風氣》獲得魯迅文學獎，可紅了。但同時也惹來一些爭議，好不熱鬧呢！



自由談

重看《浮躁》，想起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去西安，沒見到賈平凹，當時覺得很遺憾。可過了沒多久，不知怎的就完全不覺得遺憾了。後來再去西安，不論是路過還是陪朋友觀光，都不着意這件事——人生就是這樣。這也就是說，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在某個時段你很想做的事情，最後沒做成，過後忽然就不想做了。要說理由嘛，其實也沒理由。

所以直到今天都不曾見過賈平凹。又聽說他不會說普通話，那就更加不用見了。但是他的書，我一直都在看。除了《廢都》，其他的我都喜歡。當年《廢都》轟動全球中文文學界時，我認定他的舊作隨便一部都比《廢都》好。我不喜歡《廢都》的原因是覺得他寫不「活」西安這座城市。